

田慧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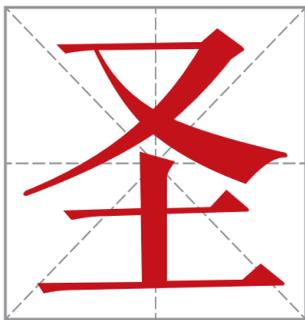
四圣祠街的老房子。

说到成都的老街，就不能不提到四圣祠街。早在2002年，成都市政府公布的首批22处文物建筑中，锦江区的四圣祠街即占了5处。有人说，如果说成都的宽窄巷子是中国北方胡同文化和建筑风格在南方的“孤本”，老的四圣祠北街，就曾经是西方文化和西洋建筑在成都的集粹了。四圣祠街的几处历史建筑有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皆与西方文明有关，与中国的近代史有关，无论建筑形式和建筑所承载的历史内涵，都深深烙上了西式的痕迹。



四圣祠街老建筑。刘陈平 摄

四



# 四圣祠街 成都西洋建筑旧影



壹

四圣祠街

渐行渐远的历史遗迹

贰

旧时三条街道

到处是户人家公馆

叁

冯玉祥演讲

倡导为抗战出钱出力

今天的四圣祠街，古旧的历史建筑越来越少了。《成都城坊古迹考》记载，四圣祠街的得名，是因清朝时这里的路口有一座祠庙，供奉着孔子弟子曾参、颜回、子路、子游这四位圣贤之人。祠庙早已不复存在，街名沿用到了今天。

1891年，加拿大英美会对华传教，赫斐秋、何忠义夫妇、司徒芬孙夫妇、启尔德夫妇、赫尔等一行9人，成为该会来华的第一批传教士。他们于1892年初到达四川成都，在四圣祠买下一片菜地，1894年建立了存在至今的四圣祠礼拜堂。一年后毁于成都教案。次年又重建。启尔德、斯蒂文森等来成都后，还租用了四圣祠北街12号的民房创办了西医院，名为四圣祠福音医院，这座诊所式医院，也是川西历史上最早的一所西医院。

1914年，这家医院成为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实习基地，后更名为仁济医院。1949年由解放军晋绥军区民众医院接管，1950年组建为川西第二医院，1952年正式更名为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该医院的草咏华女士说，她记得，医院以前有一栋华丽西洋情调的大楼，据说是1910年建成的，以前是住院楼，但上世纪90年代被拆除。

住武成大街91号的老人李树桦说，以前的四圣祠共有西街、南街和北街三条街道，呈丁字形布局。上世纪50年代，三条街交汇处有一破庙，供奉有菩萨，后为豆腐坊，兼卖些小菜，因计划经济难以维持，关门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修东延线，四圣祠西街与武成大街贯通，将医院宿舍分割成了两半，西街的残留部分迄今还保留有很少的一些破院烂房等待拆除。

锦江区地方志资料介绍，旧时的四圣祠南街，有许多大户人家的公馆，门匾门墩气派，内有平房花园，大门紧闭显得阴森，沿街的面铺白天经常，晚上关上木板即可居住，很有四川民居特色，可惜都已经荡然无存。四圣祠最长的是北街，大约300余米，其中的教堂和医院几乎占据了整条街道，最北边是成都印刷一厂，因污染重，上世纪90年代初搬迁了。

曾经的四圣祠西街44号，是典型的川西四合院，以前，天井里种满绿色的植物，石灰加糯米后的白色浆灰比青砖还耐久，粘性好，坚硬。屋子里的大树如此生动，活生生地和人深度地生活在一起，就像家里的一件物品，一个摆设，一起成长的见证。

“往年子，爸爸骑着自行车载着我站在后座上的我，在四圣祠街的小街里穿梭自如。现在，窗外的吆喝声也在梦中渐渐淡去了，醒来只剩下耳畔汽车一辆辆通过留下的喧嚣。”成都二医院职工老李说。

四圣祠还有一段抗击帝国主义的历史值得一提，那就是“成都教案”。

1895年端午节，成都群众在教堂附近举行欢乐的掷果活动，习称“李子会”，英、美教士卷入“擄小孩入教堂”谣言。激起众怒，民众当晚便将四圣祠的福音堂、英美会以及内地会、天主堂焚毁，酿成了“成都教案”。清政府畏惧老外，又是道歉，又是赔款，并将四川总督刘秉璋及一些官员革职，还关杀了一些无辜平民。

1900年义和团事起，教堂再次被毁，又再次重建，可容300人。此后，教堂周围陆续兴建了男女仁济医院、华英书局、华英女中、协和女师等众多机构，于1920年发起了“百万砖”运动，新建可容千人聚会的带钟楼的礼拜堂，风格属于简化的哥特式。次年落成，设计者是加拿大人苏继贤。

锦江区地方志资料介绍，1942年8月，冯玉祥将军到成都灌县给四川青年夏令营的营员作抗日救国的演讲。9月13日，星期天，应朋友之约，冯玉祥来到市区四圣祠街的基督教堂演讲“节约救国运动”。现场，冯玉祥不但引经据典，还讲了浴血奋战在抗日前线的军人们的英勇事迹。他说：“爱国的方法不一，可以出钱，可以出力，更可以出命。”还列举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人弦高，出钱、出力挽救郑国的史实。9月15日，四圣祠街华英书局的邱德容女士给冯玉祥送来了一封匿名信，邱德容在四圣祠教堂做礼拜时当主持，与冯玉祥很熟悉。冯玉祥接过邱送来的信一看，里面装有法币200多元。信的落款是：良心稍微醒了一点的一个听者。

一个城市需要老建筑，它是市民与历史对话的纽带。很多年轻人还没来得及学会品味老建筑与世无争的宽容和静谧之美时，老屋就和这个时代擦肩而过了。

四川古旧的乡村书院本属凤毛麟角，且多已不复存在，但能够将兴学育人的良好遗风延续至今、并转化成现代乡村文化教育基地的，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历史上，鹤鸣书院在川北地区名气很大。它在当地人心中无异于一处千年古庙乡村办学的发源地。绵阳县志记载，鹤鸣书院始建于明正德年间，清康熙四十八年重修，到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六月初四，李调元进京中了状元后，该院引起朝廷重视，因而取名“鹤鸣书院”。康熙年间，鹤鸣书院一跃成为国家翰林院，被列入朝廷的公办学院，两百多年来共培养出三十多名进士、举人、拔贡以及不少现代人才，名动一时。



鹤鸣书院始建于明正德年间，此图拍摄于1965年。

## 古老书院的民间遗风

鹤鸣书院今天已不存在了，但它崇尚教育育人的良好遗风，薪火相传般深深影响着当地民间。

鹤鸣书院遗址，位于绵州梓潼乡鹤鸣村一社。放眼望去，四周群山环抱，依次为高梁山、老鹰山、牛头山、乌龟山、白鹤嘴。周围草木青葱，空气清新，时有牧童走过。书院故地，两株挺拔高大的千年柏树，更加巨伞般庇护着这所名噪一时的办学宝地。

鹤鸣书院虽已“雨打风吹去”，但这保留着当年古旧书院的零星屋基和土墙。紧邻书院的是一座古朴的戏台子。现场，曾在鹤鸣书院当过教员的顾龙章、贾德召等人正在讲《弟子规》《资治通鉴》等国学课，上百名村民带着孩子听得津津有味。而乡里在这里举行的“新乡贤”“书香家庭”“美好家园”评选活动，也受到居民们的踊跃参与。

这是一个雨意湿润的周末，当天早上，孩子们帮父母干完家务后，都要跑到书院故地来滋养心灵。平时，这在鹤鸣村早已成为约定而成的习惯。

## “英雄情怀”光照后世

曾在鹤鸣书院（当地人俗称“梓潼一小”）当过校长的顾龙章说，他的父亲也曾经是这里的校长；1923年暑期，顾老先生自筹资金，带着两名木匠师傅重修书院，一砖一石都十分讲究，竭力把房屋修得结实些，也尽量把授课空间扩大些。因为当时，周边两个乡只有这一所小学。

顾龙章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鹤鸣书院是一楼一底，下面是四间教室，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已扩成八间教室。孩子们背着书包，扛着锄头进进出出，十分热闹。那种爱学习、爱劳动的情景令人感动。

“当时书院栽种着六七棵苍翠挺拔的柏树。夏天风过，如伞的树冠发出飒飒的声音，树荫下凉爽清静；一到晚上，月出东山，一片银白，孩子们端着小凳儿坐在柏树下，听大人们讲《三国》《说唐》，上世纪50年代，孩子们听得最多的是《黄继光》《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英雄故事。这些故事，伴随着孩子们长大成人，甚至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村里一位姓王的老人说。

从一张拍摄于1965年的鹤鸣书院黑白照片可以看到，当年的书院均为砖木建筑结构，青瓦屋面，底层是八间教室，基本保留着清代原有的结构和风貌。这时的书院共有八个班，每个班上有四十多名学生。1968年前后，鹤鸣书院被拆。不久后，书院被整体搬迁到现在的乡政府所在地附近。

## 朝廷令李鸿章重建书院

鹤鸣书院绵长深厚的历史文脉，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清初是鹤鸣书院极为风光的时候，一度被称为川北四大书院之一。

据绵阳县志记载：“白鹤庙：治东八十里高梁山麓。明正德中建，康熙四十八年重修。清朝进士王麟斐撰记。”当地文史资料介绍，鹤鸣书院前身叫“白鹤庙”，又称“翰林院”，是当时朝廷的公办学院，是千年古庙办学发源地。鹤鸣书院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到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四川文豪李调元慕名来到鹤鸣书院学习，同年及六月初四，李调元进京中了状元，随即向国子监呈报了鹤鸣书院的情况，引起国子监的重视，取名“鹤鸣书院”。

鹤鸣，出自《诗经·小雅》，诗中描写了小园内外幽雅自然的景致，是一首即景抒情的小诗。后人经常寓意为，借助山上的石头可以打磨出好的玉器，含有教书育人、培养栋梁的意思。

李调元晚年告老还乡后，经常来鹤鸣书院讲学。冲着这位大文豪的名气，江油、德阳、三台等地的学子闻讯后都纷纷赶来听他的课，有的还带着孩子背着干粮，酷暑天步行三四天才赶到梓潼。最多的一天有1200人听课，热闹非凡。

1898年，光绪帝预推新政，指派李鸿章撤除鹤鸣书院。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亡。但不久，由于鹤鸣书院在国子监全国书院名册里占有一席之地，应众多学者的要求，朝廷再次指派李鸿章重建鹤鸣书院并改名梓潼小学。次年，著名学者张謇担任梓潼小学第一任校长（山长），后任成都教育厅长。

李思悦 文图

# 鹤鸣书院 李鸿章重建的翰林院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资讯